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五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董會約之　參閱

萬太宰奏疏

疏　萬鏜

恤民隱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方疏優恤民

竊聞之古昔聖賢論為政有曰近者悅遠者來又曰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今順天等八府皆畿

輔近地而順天設於輦轂之下根本是託拱衛居先尤爲切近者也堯典紀治功平章協和之有序周人制政役遠近征舍之有差逮及漢唐宋如關中洛陽汴梁皆其國都所在而當時創業中興之主推恩於民每加優厚末世反之卒受其敝（我太祖亦加厚南畿屢有蠲赦）葢根本切近之地方其平時與遠惟均似在可略及有緩急惟近足賴乃始見之繭絲保障往事昭然明君慮之於遠故培之於先優之於平時正欲得其用於有事也慨自正德以來群姦擅朝蔽惑 先帝壽流海內而順天獨

先當之譬之蠶食而近者之利侵剝必多譬之火炎而近者之害焚灼尤慘人不聊生皇皇思亂幸而聖明御極剗弊覃恩垂死者始有更生之期思亂者咸切興治之望然而飢渴所傷雖飲食易甘而元氣難復羸憊既甚雖藥石少效而勞頓莫勝臣等昔止耳聞今乃身歷不意所見更有甚於所聞非大加拯援其何能濟今將清舖戶以均買辦專選委以均賦役發公財以均大費溥徵解以均雇役蠲夫價以均恩例五事條陳摭理度勢皆所可行而必不可緩者

伏望　聖慈念此根本之重地憫此偏累之疲民將
臣等所言特勑該部查議施行
一清鋪戶以均買辦竊照在京宛大二縣并通州各
行鋪戶不拘有無優免俱令取勘當差先年節奉
太宗皇帝及　憲宗皇帝詔旨甚嚴成憲具在弘治
年間又經題有十年一次清查事例自正德四年清
查以後到今一十三年所司因見時勢難為過期未
舉臣等以為人戶消長固應清查而今日當務之急
又不止此無名之派日繁交納之費日重藉勢力而

濫免者日多。因靠損而貧難者日甚。此正德年間積弊所當痛加釐正者也。往時冒濫職役之人。多係京城內外之籍。近已革退。卽同編民。行戶若增差役。自少。此更化以來。德意所當着實舉行者也。乞勅該部再加查議。合無照例奏差科道等官。督委各該官員。將京通二處舖戶。逐一淸查。仍將當釐正者。釐正以袪宿弊。當舉行者。舉行以收新效。此因淸查之期。以寓興革之政。人情不駭。事功可成。

一款 汰京役以清隱冒等

一專選委以均賦役。竊照國家取民之制。不出於賦

役賦役之等必稽於丁糧故每年一次審編均徭文冊計算地畝人丁兼論家貲生理因其富貧分爲三等九則酌量輕重派以銀差力差條約法禁非不嚴明然而有治人無治法其如良有司之難得何哉況本府所屬州縣官員多係監生出身舉人亦少進士絕無且地近京師奏告之易而緣事者多節制之衆而差占者多往來迎接之繁難而扶傷告病者多署印半是佐貳教官甚則陰醫巡檢間有一二賢能官員此委彼差不得停息雖本府佐貳官亦多棄其專

職奔走不暇而况於州縣乎以此往年均徭造册到
府者實無三四類多襲舊循訛或又乘機作弊賦役
不均因而缺誤小民怨訴無憑處分雖云遭時勢之
難實亦之循良之吏幸今聖明在上百度維新向時
冒濫職役占免丁力與憑藉聲勢隱蔽糧產之人近
皆革除漸知退伏供役之丁輸稅之地比之往昔理
合加增所宜乘此事會大加檢覆着實清查此非任
得其人而事權稍重者不能也臣等又惟均者公平
如一之謂在縣不止以里論而當均於一縣在州不

止以縣論而當均於一州在府則所均當益廣矣考之往年卷冊州縣有里數相同而編差之多寡不同地丁等則相同而出銀之多寡不同差役名色相同而貼丁之多寡不同紛錯百出難以悉陳其間偏重者縱不能移之他處獨不可均之一府耶此非任得其人而權可通融者不能也及查均徭期限每年秋收既畢即當審編編定文冊該於十二月前送府新舊人戶該於正月初接役前此州縣先後任情殊乖畫一亦當預行戒約庶不慢令致期照得本府治中

王槐原無專職管匠通判王秉儒本務頗簡又皆吏歷州縣練達民事相應委用其王秉儒先因給假回籍今已限滿合無本府移文催取前來俟今秋收歲將畢之時行委本官與治中王槐分定州縣前去清查審處凡可除害安民許令便宜而行如有事體重大各就議處停當開報本府再加叅詳具奏定奪限在十一月內通行造定送繳以後年分州縣俱要依限審編造報違者聽本府徑自叅提各官既膺前委責重事繁况當革故鼎新尤須心力專一各該衙門

不得復以他事坐委致妨責成待事完之日照舊而行庶選任專而人得自效賦役均而民可少寬矣

一發公貯以均大費竊照本府所屬昌平州境內

祖宗之陵寢在焉正德年來本州地畝人丁多被各陵內臣官軍占買隱蔽民戶稀少靠損日深兼以歲時遣官謁祭夫馬供饋之繁不在本等賦役之數比之他處偏累已多去秋又有營造　康陵之舉凡督工管工內外官員參隨并各色匠役人等廩糧寄養

御馬并各該人員騎用馬匹草料裝運搬囤碾剉供

送脚價人力皆須雇覔內有虧折又當賠補月日既久見貯茶引所各年折銀二千二百三十餘兩又委官收過正德十六年春季分　皇店遺下商稅銀八百兩此銀幾爲羣姦所竊幸而入於公家見今空閒尤當動支乞勑該部再行查議合無照先年　裕陵及大石窩工上事例先將前項店稅銀八百兩行令該州委官赴府領回以應目下急用有餘送回作正支銷不足具申再於茶引所折銀內取給其日前用過之數除正德十六年十月十三日以前原係本州

與所屬三縣正派應付月日外，其以後月分，係各州縣協助遲誤，而該州代爲那借應用者，逐一查明具結，開申本府，聽於該所折銀內支給補還，若已經協助，不許混開，事完之日，通將用過銀數下落，備造青冊二本，送該部并本府查考，其原派協助九州縣，俱行停免，如此不惟該州少寬於獨累，而各州縣亦得以均沾矣

一溥徵解以均雇役，查得在京衙門公差官員，例該本府撥人跟用者，每年該一百八十二名，共支工食

銀一千三百一十兩四錢謂之長跟皂隸近年本府因見宛大二縣差役日繁外屬州縣亦皆困敝反思前項官員俱係在京公共衙門而所管理又非本府專司職務乃獨出辦皂隸事體似有未安議欲改派畿內七府兵部未曾允行蓋以本府不出京班皂隸該辦長跟工食是指一事而言未盡通融之理查得本府每年額派國子監京衛武學公侯伯下訓導等官膳夫齋夫共該納銀八百九十餘兩刑部都察院光祿寺太醫院共用庫子一百一十餘名大約占均

犒銀一千三四百兩此皆在京公共衙門獨於本府取辦至於本府幷宛大二縣官員俱係常朝京職柴薪似宜領于兵部亦止取於所屬每年共該銀九百九十餘兩通前四項共該銀四千五六百兩其五年一次點差科道等官跟用皂隸二十四名不在此數而陸續因事奏差未經題准與凡日行公差官員取用短差皂隸又不可以數拘但此等差役於部分各有所屬兵部隔別豈能周知當時本府查議欠明致難裁決今若以此較之則本府所費不貲本府雖嘗

派行霸州東安等九州縣就近協助然各州縣困敝之餘在本等猶難支持分外之派於隔別豈能相濟以此多致遲悞獨累該州辱官鎖吏揭債賠償艱苦百端屢行申訴伏思　先帝上賓海內之所共哀山陵舉事亦海內之所當共赴也以之獨累順天且猶不可而可累此一州乎該州平時被累已不能堪而更堪此大累乎夫寧神在得億兆之歡心以　陵寢所在而其民不惟不蒙休庇而反令其愁怨亦豈所以安　列聖在天之靈哉卷查正德十三年奉戶部

漢制徙富民於諸陵所以奉神靈壯京邑也今昌平重困乃如此

劄付、爲分豁員累應付、蘇民困以安 皇陵事、又爲便應付以恤窮民事、該昌平州房山縣各稱 裕陵幷大石窩工上人員、廩給脚價、獨累本處人民、該部議行本府、將收貯批驗茶引所課程折銀給領接濟今 康陵新造、工大日久、比之 裕陵修理、及大石窩供應尤難、誠宜急處、查得本府庫內歲辦各役銀數、與眞定等七府山東山西河南三省所出京班皂隷、靴多靴少、自不能掩人、但見京班長跟齋夫膳夫庫子柴薪名色之異、而不念取於民膏民脂者之同

也。此在本府全盛之時，猶爲過重，況今州縣人戶大半逃亡，里甲日見消併，困極之餘，其何以堪。查得前項七府三省所屬州縣，共四百一十三處，除膳夫等項，本府照舊派徵外，乞勅該部再行查議，合無自嘉靖二年爲始，將前項長跟皂隸工食銀兩，改作京班名色，照數分派七府三省，每一州縣，不過加銀三兩有零，其數已足，每年解部交納，聽宛大二縣委官支領給散，誠爲衆輕易舉，經久可行。

一蠲夫價以均恩例。卷查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奉工

部劄付爲催儹各年在逃弃不到官吏甲夫事該惜薪司揭帖將正德十五年以前本府拖欠擡柴夫二千七百七十名開單轉行撫按衙門督催甚急節該伏覩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詔書內一欵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以前各處實徵稅糧馬草農桑人丁絲絹布疋絲綿花絨屯田　皇莊莊田子粒牧馬草場子粒租銀及甲兵二庫蠟茶銅漆銀硃鹽課廚料戸口食鹽猪羊雞鵝備用孳生馬騾山廠柴夫後府柴炭軍器沿河軍衛有司蘆葦茭草夫價及閘壩泉

溜洪淺等夫并椿草等料及贓役等項銀兩一應歲派歲辦奏派但係該納官錢糧物件拖欠未徵者盡數蠲免以蘇民困欽此欽遵竊本府派辦有砍柴夫有擡柴夫名雖人夫實皆納價今砍柴夫已經蠲免則擡柴夫事體正同意者該司以詔書內不曾明開擡柴夫字樣又或以爲此乃內府正供緊用人役難以宥免不思錢糧名色甚多詔書豈能盡載當時慮有所遺故又總括之云一應歲派歲辦奏派但係納官錢糧拖欠者盡數蠲免擡柴夫縱不在山廠柴夫

之中亦當在總括該免之數今各項錢糧非詔書所載而蠲除者多矣何獨於擡柴夫乃幸一字偶闕而不與免邪且砍柴夫　皇莊子粒光祿寺厨料甲丁等庫料物俱係內府正供之用而漕運糧米尤爲軍國重大之需悉從除豁何獨於擡柴夫乃指爲緊用人役而不得免邪審據本府委官李僉等執稱該司每月雇夫扛擡木炭等項伊等及各州縣委部人員即皆辦納工價銀兩當年已完今拖欠者多係各官名下認納之常例非等待雇夫之急用也若係雇夫

急用。日不可缺。豈有正德十五年以前而可等待至今者乎。詳其所言。實爲可據。且此項柴夫先年因欲就近徵收。故止派順天等八府。比之別項錢糧。獨爲艱重。今天下逋賦。一切蠲除。而畿內八府。始而迎立聖明。繼而奉接聖母。快覩既先於萬國。任勞亦倍於地方。縱不加恩。豈當虧抑。況計拖欠夫價。多至一萬一千六百餘兩。今冬復當本府派辦之期。又該銀一萬六千八百兩若欲一時併取。決非疲民所堪。就使嚴刑驅之。不過那新補舊。舊者縱完。新者必欠。甚

放自催徒招失信之謗而舊完新欠實無濟用之益合無將前項夫價已徵在官或被經收人員侵匿者本府行各分管官嚴督州縣查追起解轉送該司上納其原係小民拖欠者伏望明降德音照詔書事例一體蠲免舊逋者民既幸於寬恤新徵者必將樂於早輸恩信既全實用亦濟矣

陳愚忠以裨郊議疏 天地分合

項者伏覩明詔下頒欲更定合祀天地之禮以從周人分祀之說揣意所歸若有定向矣然猶責之大小

臣僚各陳所見不許隱默豈非以事體關係至重聖心尚有所未安欲求衆論之協一耶臣等迹雖疎遠忠愛惟均況詔諭懇切如此其忍負之竊惟令祀之禮我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十一年所親定者慮後世之或輕改也永爲定禮之訓垂戒惓惓蓋眞大聖人所作爲得於精神心術之微驗之天人感格之際觀諸古今會通之典合乎因革可久之宜萬世當遵不敢輕議羣臣言之至矣盡矣豈容復贅然臣等一得之愚又謂斯禮也有不可改者二有不忍改者一

有不當改者三。有不必改者一。有不易改者一。皆就天理人情事體時勢之切實處而論之、非若昔之諸儒爭是非之危言計禍福也、 陛下幸垂聽焉、往歲明倫大禮之初議也、誠孝本切乎天衷、典制無愆於祖訓、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德美、遂致聖慮獨勞、久而後定、臣每恨之、若使今日之事、所繫稍輕、有可將順臣等亦何敢故生異議自蹈欺罔、使後之恨今、亦如今之恨昔耶、顧事體與昔大異、昔宜將順、今宜匡正、所以反覆思之而不能自已也、臣等又惟 陛下仁

孝恭勤聰明睿知清心寡慾好學右文凡所躬行自
皆足以比隆堯舜垂耀簡書何用規規於此一事必
欲模倣成周然後為慊哉伏望聖明將臣等此章付
之廷臣詳議上請俯賜允從萬一成命已下亦望不
吝追寢如往歲大禮三易詔而不以為嫌則我 皇
上事天如事親事 聖祖如事 獻皇帝盛德愈光
昭示無極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學愧通經才
非博古徒以忠悃所激莫能自裁干冒天威罪當萬
死無任懇切俟命兢惶待罪之至

計開

一不可改者二。竊惟周人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圜丘方澤壇而不屋，禮出古書，何敢妄議，但此禮行於周則可行於今則不可。蓋周正建子，冬至乃歲首也。彼以歲首祀天，是先於祀地，其序爲順，我朝用夏建寅

孫子書吉之

冬至則歲將暮也。今以夏至祀地，是先於祀天，其序爲逆。或謂曆用冬至爲歲元，此特論其生氣耳。至於祝告之文必曰嘉靖幾年某月夏至，某月冬至，夏先冬後，截然不易，後天先地，於禮何如，此其不可改者

一也我　聖祖大祀文所載每以臨祭風雨爲憂故
剏大祀殿以爲之備自後雖值風雨禮無阻避則是
係於天者　聖祖不能必也　陛下能必之乎且今
定都於北風霾雨雪更有加于南者恐未能如成周
泰和之世風調雨順而海不揚波也今若泥於周制
爲丘爲澤撤去殿宇卒遇風雨何以處之况古者天
子出入兵衛甚嚴儀物不繁又人心禮教素明習勞
易使故雖郊祀一歲並行而費不及侈以盛寒盛暑
舉事而人不告勞未審今之事體人情亦能如周否

乎。此其不可改者二也。

一不忍改者一。臣聞父母既没。而子不忍讀其書。飲其桮棬。凡以廣孝也。讀之飲之且不忍。而况忍毀之乎。小者且然。而况於大者乎。今兩京大祀殿之初創也。我　太祖太宗皆既竭心思。久方就緒。當時惟恐其不堅永也。　陛下若念堂構之為重。締造之惟艱。則修葺猶懼其或後。追慕尚切於未遑。而顧忍有他議耶。今人言籍籍。謂分祀之說若行。則丘澤在所必復。而殿宇雖以復存。萬一有此。於心安乎。當其撤揭

撤毀之際震撼擊撞之餘雖行道之人過而見之亦將疚心酸鼻況爲之聖子神孫者乎此其不忍改者一也

一不當改者三臣聞今制大祀殿內正位設昊天上帝皇地祇配位設　太祖太宗共在一堂之上精神常相流通猶子於父母朝夕常相依附也今若從周丘澤之制除去殿宇則　上帝皇祇及我　二聖神王必將請撤而各藏之是猶子與父母一旦睽離恐非　二聖在天之靈之所欲也此其不當改者一也

古人舉大事必順天時量人力時詘舉贏以爲深戒今各處凶荒荐臻畿甸之民至于父子相食發賑則內帑難繼蠲逋則歲用莫支乃者計出無聊而鬻官免試之令且下矣若再更改郊禮則兆域之闢除丘澤之修治與夫從祀百神壇壝之分合儀物之增改紛然百出決難中止不知費財若干萬而後足勞民若干年而後成此何等時也而乃爲此彌文以亟困公私自耗元氣耶此其不當改者二也周禮一書所載經制多矣如封建井田肉刑宗法皆其大者今皆

不可興復。而獨取分祀一事行之。是既不能純於復
古。又不能愼於從今。於義何所取哉。此其不當改者
三也。
一不必改者一。自合祀以來。設若天道弗順。人心未
安。不得已而告于 聖祖。改之可也。今行之百數十
漢時每易甘泉汾陰及南北郊然皆以國有大故也
餘年。帝祇饗答。百神景從。海宇寧安。宗支昌衍。大典
成而甘露降。虔禱至而瑞雪呈。休徵屢應。厥效彌彰
正當率而行之。萬世無斁。有何不得已而輒欲改之
以自取紛紛爲哉。此其不必改者一也。

一不易改者一、臣聞經曰大禮必簡、又曰夫禮爲可
傳也、爲可繼也、我　聖祖親定合祀天地社稷之文、
一則曰去繁就簡、二則曰永爲定禮、質之於經。若合
符節、往在　武宗朝、郊廟常禮、猶或未能一一依期
自舉行、　聖祖遠慮、至此益驗矣。今若大祀一分、禮
文必然增倍。　陛下勵精復古、行之誠無所難、但欲
聖子神孫、可傳可繼、則我　聖祖之訓、所宜深念也
不然安知後來不有憚其繁難、而又改從簡易者耶。
則是一王大典、先後不倫、恐非所以觀示萬世也。此

其不易改者一也

應詔陳言時政以裨修省疏　時政利弊

一公推薦臣惟致治之道在於得人然必先知人而後人才可得也竊見近年吏部推用各官　肯意或未盡允有再推三推至于四推而後用者豈非稽古用人其難其慎之意耶臣愚則謂不先以知人爲務而惟以屢推爲精誠恐吏部猝難應命秖取具員後推未必勝前而用舍或反失當也夫知人之要不待泛圖庶官之衆亦不能遍及卽於推用之間擇責任

今日通病

之尤重者求之而已合無今後內閣輔臣及兩京部院正官有缺推補吏部仍同各堂上官會本具題六科十三道則另具兩本會題俾各盡其所見俱遵照欽定員數推舉堪任之人吏部但循舊章敘其履歷科道各須指實著其所長苟可器使不必求全務令同日進本勿得先後覬望 陛下於其所舉僉同者斷然用之互有異同者斟酌用之如或大相差異方令別推公論所在孰敢終違不過再推其事定矣又焉用過防於吏部而必俟於屢推哉其間內閣及吏

部尚書近多　特旨陞補亦乞定著會推之令至昭
合衆之公至於京堂五品以上官并在外藩臬正官
皆他日內閣部院之選也會推前例雖難槩用而其
人品則當預知乞勅前項各官今後陞轉之初即薦
一人以自代不許避忌形迹亦毋拘定衙門務要資
望相應允協公論若狥情謬濫聽科道糾劾夫被薦
有多寡所薦有當否則薦人者與被薦者互相叅考
賢否皆可知矣更望　陛下於前吏部及科道所推
之人并各官所薦自代之人特於禁中置籍記名時

加披閱較其異同以此知人所知必精以此用人所用必當將見君子在位拔茅彙征所謂公卿擇庶長庶長擇僚佐僚佐又各擇其屬轉相知引寧復遺才吏稱民安良不難致此誠執要以御煩求之約而得之廣也或疑用人乃吏部之職似不宜參以科道臣曰會推者內閣及吏兵二部尚書科道皆與其列茲特廣之以及於兩京部院正官且所推亦自有限何爲不可或又疑薦官自代乃唐宋之制今日似未易行臣曰先朝及近時大臣往往薦代於法令初無所

禁且前代具有已試之效何謂難行昔皋陶謨以知
人為首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古今治道莫急於此
伏惟 聖明留意
一辨國是竊惟國事之是非係於臣僚之邪正然邪
正之分固相懸絕而形迹之似或易混淆其大端則
有四焉在乎人主深察而明辨之耳蓋人主之所取
致詳其人審之情僞燦然其計殺辨往往不免
於臣下者任怨也當事也恭順也無私交也而邪臣
之恣強戾好紛更巧逢迎肆攻訐者其迹似之人主
或不察焉則信之矣所惡於臣下者避事也沽名也

朋黨也矯違也而正臣之守成法恤公議體羣情規君失者其迹似之人主或不察焉則疑之矣疑信一差邪正倒置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伏望聖明審察於百官之中致謹於邪正之辨不疑其所不當疑使正臣得以行其志不信其所不可信使邪臣莫能售其姦則國是自定至治可期不然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官邪斯熾國事日非由辨之不早辨也

猶欠頭戶所當亟誅奈何反以故長其

一番蠲除伏覩洪武中赦書覃恩非一而蠲賦居多

有將本年稅糧於正月蠲之者邇者朝廷屢下赦詔或蠲之但不過特損租稅有將明年稅糧於隔歲蠲之者出之數以為名耳而有司亦利之不加蠲放來年蓋我　聖祖起自閭閻洞燭民隱故不赦拖欠於已往可量出為入而國無損益徒赦積欠則民無實惠而特免徵取於將來也何則夏稅秋糧與凡歲派額辦而課多缺額也官府之程督有期公役之催徵甚急小民無勢欲拖欠而不能良民惜身畏拖欠而不敢其拖欠者類多豪强大戶今若赦免之是姦頑偏蒙實惠貧民徒受虛名起不均之怨長效尤之風其蠹治尤甚者經收之人乘此作弊將已徵捏稱拖欠任意侵欺而貪汚官吏又或交通爲姦剝生靈之膏脂

歸私家之囊橐。雖有嚴明上司。悉心查考。欲質之於簿書。而改匿誣捏。巧僞百端。簿書不可盡憑也。欲審之於納戶。而人衆難齊。或病拘擾。納戶不能盡審也。故昔人指赦爲偏枯之物。非赦之過也。乃議之未審也。臣昔備員京府。首承登極赦書。躬悉前弊。每爲浩歎。幸而赦中。有將已徵在官錢糧。准作本戶以後年（近來亦然然有司未之奉行也）分該納之數。臣彼時多方計處。稍中事宜。然終不若洪武年間先期預赦。簡要易行。恭閱前星發祥。大賚伊邇。伏望　皇上以　聖祖爲法。勅下該部。將來年

實徵稅糧并一應派辦錢料價等項斟酌分數預詔蠲除務度可行毋致中改則小戶良民均沾惠澤大公至當無復偏枯其以前拖欠照舊徵觧使已納者姦人無由以侵欺未納者豪頑不得以幸免官司省檢勘之煩民戶免拘審之擾一舉而百弊革衆便隨善之善者也。

一通鹽法我國家租賦之外得利莫如鹽而鹽利莫如兩淮今之論兩淮鹽法者多矣要皆各有所見擇而用之無不可者臣愚以爲鹽法之設其重在於足

邊。其要在於寬商。其本在於恤竈。其用在於惠民。而其終在於息盜也。請先述諸臣之論。而後參以臣一得之愚。則所謂通鹽法者槩可見矣。近年詹事霍韜疏曰。淮鹽除正額七十萬引外。猶產餘鹽二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禁竈戶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饔飱安所取足乎。是無怪私鹽橫溢而鹽價踴貴也。須令各商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餘鹽二百引。聽與竈戶價買。戶部

議道疏曰竈煎餘鹽多於正額兩倍相應添㓒引目一百四十四萬道召商中納如原在邊中正鹽一千引許報中餘鹽二千引每引淮南納銀九錢五分淮北七錢五分俱赴運司上納領引自行買補巡鹽御史李佶疏曰添㓒引目使鹽皆有引市無商賈誠良法也嘗以掣過之數稽算大約正鹽一引得餘鹽二引宜令今後商人在邊中納正鹽一引照舊派場關支上納賑濟銀米其鹽二引自行買補每引止許二百五十斤亦照舊規秤掣每鹽二百斤淮南納銀八

錢淮北六錢免其制沒戶科都給事中蔡經等疏曰
近日邊方鹽引雖開而召商不至良由開中不時科
取太過合於每年正月預派各邊但遇收成之時聽
其召商照依原價上納本色糧草其極邊如甘肅二
鎮或量減價值以致樂從又曰當地方收成之候糧
草價賤而商人易於上納故一引之鹽常得二引之
用定價每引不過三四錢而無處置科罰之費是非
不知商人每引所入不足以當給鹽之利也以為利
不厚則商人不趨而邊儲無賴何暇計錙銖之利以

與商人較哉巡鹽御史朱廷立疏曰一歲之間掣過
餘鹽價銀已及百萬前項添刷引目之法縱使行之
盡善亦不過此今又戶科奏稱不便相應停止照舊
秤掣又曰官無高價以病商商無高價以病民買補
日衆而勤竈日勸官鹽既通而私販自息先年整理
鹽法都御史王璟疏曰兩淮課有常額開中宜有定
數然各邊開中數或溢於額外故有二人同給勘合
赴運司而本年鹽課止足前人之數後一人者遂以
額盡守候艱難以上諸臣之所論撮其切要者如此

臣請酌寬嚴以用其中揆事體以求其當兼彼此以會其全考今昔以通其變乞令今後各商在邊每中正鹽一引許帶中餘鹽二引正鹽仍復舊規每引六錢隨彼處時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擬斗頭斤數上納本色糧草正引量搭兩浙長蘆等鹽照舊納賑濟銀米餘鹽乃其自行買補相應量減每引五錢就隨正鹽在邊上納折色免其納賑前項正鹽每商人一名中納不許過三千引正餘鹽引每引俱不許過二百五十斤一體秤掣數外多一斤者即以私鹽

論開罪沒官其正鹽每年止開七十萬引使與額課相當勿得多開過額以致商人執引到場無鹽支給苦久候之難餘鹽則開一百四十萬引使與正鹽相倍勿得或多或少以致正餘鹽引帶中參差起不均之怨若能舉行前說則正鹽不減舊時之價可廣糧草之資又倍得餘鹽之銀可備和糴之本且就邊上納不待運司收解戶部轉發而腳價之虛費也每歲開中不待邊鎮告急道梗年荒而措置之後期也臣所謂足邊者如此商人得餘鹽贏餘之利以補正鹽

多費之虧無運司倍取餘鹽之銀以免一時賠納那借之苦且正引之開不浮於額課則到場之日便以得鹽所謂寬商者如此勘竈餘鹽既許通商官司地方無復阻擾但能窮其煑海之力皆可以爲養生之資所謂恤竈者如此商有利息則鹽價自平鹽價既平則民得賤食且竈戶既獲通商之利必不肯冒禁賣與鹽徒小民既樂官鹽之賤亦必不冒禁買食私鹽彼鹽徒者販賣兩難圖利無獲漸見改求生理其勢自衰所謂惠民息盜者如此或謂運司餘鹽銀兩

每一巡鹽滿日。可得百萬。今改於各邊帶中。一年止得銀七十萬。所失不已多乎。殊不知運司得銀雖多。而商人虧折資本。即今陝西等處。減價開鹽。無人報中。所失殆不少也。萬一邊儲缺乏。致悞軍情。關係地方。孰輕孰重。況巡鹽交代。多是年半。方得銀百萬。今若年例開中。一年可得銀七十萬。就以利計。益亦相當。且商人自輸於各邊。官司可省乎腳價。與其轉運於邊鎮。奏討之日。兵荒交作。一倍或費數倍之多。豈若輸納於居常無事之時。隨宜儲糴。一引可獲二引

之用。及查弘治以前餘鹽銀極多不過三十萬。而邊儲足供。近年以來。餘鹽銀百萬。數倍於前。而邊儲告乏。此其利病得失較然尤明。至于革虛中賣窩之姦。袪勸借科罰之弊。撥便埸買補之禁。定秤掣疏數之宜。嚴覊總歲課之徵。均上下派場之則。皆所以維持此鹽法也。其餘條目繁多。難以枚舉。在運司者。宜責之巡鹽御史。而考之以都察院。在邊鎮者。宜責之巡撫都御史。而察之以巡按。如此則臣愚所論前項鹽法。可以行之蕭條。而垂之永久矣。

一務邊儲。今之籌邊者，恒以足食足兵並論。臣愚謂足兵易而足食難，食爲先而兵可差緩也。蓋緣邊之民，耐苦敢鬬，有事厚募，皆可爲兵。今所憂者，邊儲不足耳。各鎮大抵皆然，而陝西獨控三邊，爲遭荒歲，其弊尤甚。夫屯田以足邊，乃務本之上策，度今事勢未可易行者。其可行者，則當多方措畫，豈可守一途而泥常格乎。其一宜寬處客商，召中塩引，使納本色以廣糧草之儲，納折色以爲和糴之本，如臣前所論通塩法者是也。其二宜開納粟監生之例，不必拘以

地方名數。但願納者。聽各令於甘肅寧夏延綏三鎮上納本色糧草。隨其時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擬斗頭斤數。務使均平。戶部仍酌量年限停止。固知此非善政。然用以助邊濟急。而所開又止為陝西事（如罪之例亦可行）出權宜。數匪浮濫。似亦無害。若軍職義官承差吏役等例雖開鮮有應者。內地尚爾邊鎮可知。不必虛費文移。徒掛墻壁也。其三宜令陝城及各鎮巡撫都御史。將鹽商所納折銀。并一應勘動官錢。於豊收之年與民間和糴。寧比時價稍加。使之樂從。不可強抑也

其四宜將官軍糧料若遇豐年量加價值給與折銀（抑是平準之法）彼既樂得糴買之餘價而官又得存積見在之糧儲較諸和糴尤為簡便也然此四者非數月之間所能措濟傳聞陝西地方即今銀一兩止糴米四五斗收成之後已至於此來年春夏益當踴貴不幸歲復荒歉又當何如爾時縱發官銀數十萬非特所費倍多尤恐無糧可糴萬一愚民迫飢寒而竊發於中醜虜（荒邊所患在此）乘間隙而侵擾於外地方攸係誠可寒心即如拯焚救溺尚慮乎後期可再玩日愒時重貽夫後悔訪得

成化年間，曾因陝西飢荒，摘撥江南漕運糧米數十萬石以賑之，就用糧船內徐州遡黃河抵偃師縣之孫家渡，乃從陸運至陝州之上河頭，計程止三百餘里。又雇船運，可以直達西安鳳翔等處。當時所費雖多，然比之太倉發銀本處糴米，却省數倍，實惠及民。

如不省漕何不仰於關中糴米而轉漕江南哉

其故事可考而行也。然待年來漕運須至秋後方得到彼，亦恐無及。合無於該解南京倉糧，見今陸續運到水次者，免其上倉，行漕運都御史，查撥回衛糧船，南京戶部差官監督，對船交兌，設若數少，則將南京

在倉糧米空運、或將該部收貯折銀、差官和糴、今歲江南收成頗稔、大約銀四錢可得米一石、俱照依漕米正耗體例、以爲水陸之費、務足二十萬而止、及查南京各倉見有六七年之積、而今歲折銀又多、不妨那用、其嘉靖十三年十四年勿論陝西地方有無豐歉、却於漕運內、每歲摘撥米二十萬石、如前轉輸通計三年而止、夫以糧運濟之於目前、而以鹽引等四項、行之於相繼、比及三年、邊用可少蘇矣、然臣又聞之、與一利、不如除一害、乞勑各邊鎮巡撫兵官、正巳

率下、嚴禁所部官員、凡軍士糧賞財物、分毫不許科尅、及時常審探邊情、毋聽將官虛報聲息。輕易發軍、冒支行糧草料、更勅兵部今後遇有邊報、毋輙議出京軍到邊、徒增浪費、無益實用。凡一切損害邊儲者。悉行停革、夫既與其利如彼、又去其害如此、行之數年。將見邊有餘儲、人有固志。然後擇遣才望大臣。按行邊地。可以耕墾之處、修復亭障。多募土民。漸興屯田之利、永爲根本之圖、其遠效可與於將來。而其事機實在於今日也

一廣矜宥、伏見往年妄議大禮、及勘　大獄諸臣、踵襲敝風、自招罪戾、上干天怒、威譴有加、是即雷霆肅物之義也、諸臣甘罪無詞、復何所覬、但臣竊聞之、天地無棄物、王者垂絕人、今諸臣幽錮已久、悔悟必深、且其中情罪輕重不同、而才識亦多有可用者。倘蒙分別差等、容令自新、或量移近地、或放免生還、或稍復舊銜、或漸加錄用、是即雨露生物之仁也、比來建論之臣、屢嘗及此、天聽未回、而臣猶昧死言之者、誠以治體之所關、羣情之所切望也、臣又聞之桓　公於

管仲、唐太宗於王珪魏徵、皆其讐也、乃能赦而用之卒得其力、況前罪諸人、皆　陛下臣子、猶子得罪於父母也、父母忍讐視而終絕之乎、又況聖德如天、無不容覆遠出於二君萬萬者乎、臣今不敢過望　陛下卽有施行、惟乞此後或特旨中降、或因事覃恩、使天下之人。知諸臣之久譴。非盡出於聖慈之本心。而今日之曲全、亦非由於臣下之所請、如此則恩出

朝廷、事體尤當。

一正憲體、臣惟為治有體、不得相侵、其在憲臣、尤所

當正近見本院問完囚犯有奏辯者都察院或改行巡按御史問理臣愚竊謂本院乃臺官之長原問亦御史也將允又有南京大理寺也乃囚犯人欲改行巡按而輒從之似非憲體所宜合無今後都察院將前項奏辯囚犯仍行本院與之詳鞫若問完再奏要調隔別衙門則行南京刑部以更聽之若該部問完又奏改調從都察院參詳果涉矜疑獄情重大方與奏行南京三法司會問其本無寃枉捏詞奏擾者不拘次數勿與准行或咨來本院詳審得實亦就立案

以杜幸免之姦以省拘證之擾可也又見近年各處巡按舉劾巡撫及方面等官因被劾之人許奏往往併令御史回籍聽勘臣愚竊謂糾劾官邪御史職也顧乃為人所劾亦非憲體所宜合無今後各官被劾事輕者吏部即與斟酌去留覆請 上裁若係貪酷重情只令被劾者回籍聽勘御史照舊行事待後勘報不實反坐御史以罪可也又見近日操江都御史巡江御史職守事情或行巡按御史訪察查究及巡江御史參奏官員有改行巡按提問者臣愚竊謂御

史同官也而疑信之或異都御史尊官也而抑揚之失倫亦非憲體所宜合無今後操江都御史失職聽南京科道官糾舉巡江御史失職聽本院考察其操江巡江行事不必制以巡按使各得展布自效可也然此三項止據臣所聞見或恐類此者尚多乞勅都察院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即與一體改正內有奉旨施行者具奏定奪仍通行各衙門知會今後務要遵照舊制及憲綱而行如此則體統正分義明而爲憲臣者各得以舉其職矣

一先實務、臣聞治天下之道有實有文、圖切要而有益於國家謂之實、美觀聽而無關於治忽謂之文、在昔人君以務實致治者、漢文景宋仁宗是也、以彌文自斂者漢武帝宋神宗是也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相繼立極垂六十年、不獨政卜王綱廣大悉備、而典章文物、亦兼舉無遺、非若漢高帝之馬上為治、禮文多闕、宋藝祖之終身征伐萬月未張者也、洞逮　列聖垂拱守成先後一揆、逮我　皇上當積德百年之期、行稽古三重之道、議禮考文、益明益

備無以復加矣然臣子責難之義蒼生厚望之心似於大學之所謂理財用人詩書之所稱安民講武切時要務或猶有缺焉 伏願 陛下輟聲容之繁節（時世宗多典禮樂故言及之）略太平之美觀屏好動喜事之徒斥虛夸誕謾之說洞運神謨專務於此博謀而審擇持久而力行必期於吏稱民安兵精食足而後已則上以實求下以實應旣有實事必有實功文景仁宗之治不足多也況天下之事吉凶悔吝生乎動紛擾勞費出於文若陛下以靜制動以實先文將見省事則省慮安恬內

守既可以上培　萬壽而　皇儲篤祭衍之祥背事
則省費經用惟常亦可以下紓萬民而薄海感綏寧
之澤矣臣不勝惓惓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五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朱灝宗遠　參閱

董文簡公集

疏　董玘

較勘實錄疏　改正孝宗實錄

臣惟今日之實錄。即後日之史書。所以傳信于天下萬世者也。此豈容以一人之私意參乎其間哉。昔者

中峯與修實錄一特

武宗毅皇帝即位之初纂修　孝宗敬皇帝實錄臣不能爭其後亦能極論泌陽求改其史可爲不遠之復胡今之修要典者一一與名其間遂終身力護此書以非才濫與其末于時大學士焦芳依附逆瑾變亂國是報復恩怨既已毒流天下矣而猶未足也又肆耶書中峯與其名而今人與其實也其不逞之心于亡者欲遂以欺乎後世其於敘傳即意所比必曲爲揄互泌陽啟張浮容浮染即夙所嫉輒過爲醜詆又時自稱述甚至矯誣　敬皇而不顧凡此類皆陰用其私人謄寫圖點在纂修者或不及見惟事之屬臣者罷勉載筆不敢有所前郤而其他則罔非所及也茲者恭遇　皇上入繼大統敕修　武宗毅皇帝實錄內

閣所藏　孝宗皇帝實錄副本，例留在館，謄寫人員及合用紙扎之類，不煩別具，欲加刪正，此其時矣。特旨將內府所藏　孝宗實錄正本，一併發出，仍勅總裁大學士楊　等，及比時曾與纂修備諳本末者數人，逐一重為校勘，凡十八年之間，詔令之因革，治體之寬嚴，人才之進退，政事之得失，已據實者，無事紛更。至若出焦芳一人之私者，悉改正之，其或雖出于芳，而頗得實狀者，亦自不以人廢，則為費不多。事亦易集，使　敬皇知人之哲，無為所誣，諸臣難明之

迹。得以自雪。而人皆知公是公非所在。不容少私。如

孝宗聖主椿多良臣而芳隐諱姦情乎至今未之

芳者。縱或肆行于一時。而竟亦莫掩于身後。庶乎

改也

孝宗一代之書。藏之中秘。而傳于無窮者。必可據以

爲信矣。不然。萬世之下。安知此爲芳之私筆也哉。仰

惟　聖明臨御以來。先朝積弊。釐革殆盡。惟此關繫

于國典者甚大。而未自。臣竊惜之。儻俯察愚言。俯

然允納。亦初政用慰輿情之一助也。

愼重祀典事　　卯他分合

臣謹按禮記言祀典者。莫詳於祭法。首敘虞夏殷之

郊繼之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是祭天祭地之禮不同矣其日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而于社則有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之别焉是其祭各不同矣又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是祀典不可偏廢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是祭

天必以冬至其位必於南郊矣而不言祭地之所其在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而亦不言地惟大司樂冬日至禮天神於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以天與地並言圜丘即所謂泰壇方丘即所謂泰折是其時與位皆不同矣而未有北郊之名也至漢匡衡請定南北郊北郊之名始見于此蓋其說出于緯書若不足據然其言就陽即陰之象則

禮之正也。自時厥後，議者紛然，互有得失，蓋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冬至一陽生，天道之始，又生物之始也。故順天道之始而報天焉，必於圜丘，順陽位也。夏至一陰生，地道之始，又成物之始也。故順地道之始而報地焉，必於方丘，順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之嗣堯位也，類于上帝，望于山川，東巡守則柴望秩于岱宗。武王之伐商也，告于皇天后土，又柴望大告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皆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舉者，有繼日

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然上帝曰類者謂倣郊祀之禮而爲之則非正祭天矣告地而舉望祭之禮或社中峯亦主分祭周于貴溪至正祭告祭其說頗爲有據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正祭也故辨方正位順時陰陽其禮別而專並祭天地因事而告祭也故隨在致虔不拘時位其禮合而簡禮雖不同義各有當也此義昞明於是有以孟春上辛天子親合祭於南郊而以冬至夏至有司分祭者矣若元始建武所行是也有請於冬至南郊而合祭天地者矣若衡臨等所言是也有援虞周告祭之禮以

謂天地當合祭者矣。如蘇軾所言是也。此皆後世之謬誤。我太祖高皇帝有天下之初。即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祭地。一如古制。而因山以爲南北。日月星辰太歲諸神。則從祀圜丘。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則從祀方丘。天神地祇。各從其類。而又春分朝日。有朝日壇。秋分夕月。有夕月壇。其壇位禮儀具載于存心錄者可考見也。至洪武十年復定合祀之禮。時以大祀殿未成。暫合祀于奉天殿。十二年正月乃合祀于南郊。羣臣皆從。

而日月星辰之專祭亦罷。今大祀文合祭天地文及諭中書勑載于御製文集者可考見也。于時儒臣解縉嘗建議請復掃地之兆竟亦未行。豈禮固以時爲大歟。我 皇上嗣登大寶九年于兹。敬天法祖。式嚴祀事。幽明上下罔不歆格。兹者大祀旣畢 聖心猶若未安。欲遵復 皇祖始制以盡尊天之誠。且俾各陳所見。夫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淵衷㓗已洞然矣。臣復何辭。然必欲求其是。則分祀者固古禮之正也。分合亦歸于兩是。總之此禮無定義也而復合。 皇上之獨見神斷殆亦未易窺測者焉。記

曰惟聖人能饗帝我　皇祖以不世出之聖開創于始皇上以不世出之聖纘承于後精神之運心術之動庸有潛乎而默契者乎今之禮樂法度悉由
皇祖裁定誠如聖制所謂為子孫者雖億萬世所當謹守勿違也況茲重大之典欲復其初宜必慎所處矣顧豈臣愚所能與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蓋饗帝之禮其難也如此可弗慎歟伏惟　聖明以不忽不忘之心弘善

繼善述之道，信先王之禮，而不泥其沿襲之迹，遵
皇祖之制，而兼思其更定之由，聖心安即人心舉
安，而天心得矣。

魏恭簡公集

論　　　　魏校

郊祀論上　天地分合

臣少有志古禮，常論郊祀，其言曰，天地分祭合祭之
議久矣，愚請折諸孔子，孔子贊易曰，大哉乾元，至哉
坤元，在禮曰郊社禘嘗，尊無二上，巍巍上帝，與皇地

示並列既非所以尊天蕩蕩皇地示厭于上帝而不得獨全其尊又豈所以尊地哉雖然孔子贊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在禮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宜若可以合祀然夫天地絪縕以氣化也男女構精以形化也上帝皇地示之尊豈若父母之夫婦牉合邪或疑分祀天地周禮文繁也夏殷而上其禮簡質今槪所乎稽安知其不合祀哉夫唐虞秩宗典三禮與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邦國先後一揆天地合祀則瀆矣臣昔

所論著云爾嘗語友人李承勛莫能難也而戒臣恃論太早自信太過言若逆臣耳者厥後臣學頗進益知義理無窮不敢傲然自賢又從而考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 飌師雨師皆序天神也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皆序地示也初未嘗言皇地示考諸尚書丁巳用牲于郊牛二祀天也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祭社稷也亦未嘗及皇地示湯之伐夏也昭

告于上天神后。武王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亦未嘗及皇地示。臣又稽考傳記。曰。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且郊特牲而社稷大牢。于郊。曰大報焉。于社曰美報焉。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則曰郊以明天道。君南鄉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則曰社以神地道而終之曰尊天而親地也。亦皆不言皇地示。周禮封人設王社壝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古人造字地土也。社土示也。諸儒釋社曰五土之神。故以社爲小。而欲別立北郊祭地以對。南郊祀天

其言無所考證。且五土者，各止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而言也。后土者，總大地全體而言也。乃知皇地示。即后土異稱，如昊天上帝。一稱天皇大帝也，其名本出緯書，而禮家因以南北二郊對。此亦緯書而禮家引之以釋經傳耳。按周禮大司樂。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

空桑之琴瑟咸池　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說者謂解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澤此南北郊之議所自出也不知要經總言神祇各以類應故日天神皆降地示皆出求天神當于陽生求地示當于陰生凡神皆壇其象圜凡示皆坎其象方經又言凡祀神示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亦泛言陰陽感格之道非專謂冬至夏至日也以經考之六經皆無南北郊惟此一章又出于諸儒之誤訓其

不足徵也明矣況大司樂分樂之言後世皆莫能曉其義止當闕疑闕殆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祭法謂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凡傳記言南北郊者亦惟此一章按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今柴言騂犢附會顯然以經正傳之訛則言南北郊者無足徵矣復請折諸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朱子釋曰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省文胡氏又謂古者祭地于社猶祀天于郊後世不當崇地抗天周禮經祀昊天上帝並祭社稷而別

無地示圜圭有邸舞雲門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祭地而別無祭社則以郊對社可知矣臣所考郊祀禮制聖經賢傳皆可徵但禮必有義臣求之而未得也虛中以俟之蓋學不可以不思而思之道貴乎切近貴乎優游不可强迫也其後臣學稍鞭辟近裏天聰明若有開者始將人稱上天下地者皆猶名言未造實際者也天地渾是一體正如我身上帝至靈正如我心百神正如我身百體魂魄后土亦我體魄之大者耳人之靈安得有二也故楊震謂天知地知子知我

凡前其進議禮之疏亦不載

知、而程子曰天地無二知淵哉言也、豈惟天地一體人與天地亦渾然同體、形骸雖各間隔、而一氣相貫通、人但知軀殼內是吾身、而不知通宇宙是吾身、故好名好勝、作好作惡、種種私妄、緣軀殼生若天地萬物一體、則能廓然無我、痒痾疾痛、舉切吾身矣、地不可以對天、故以社配郊則可、以北郊對南郊、則大不可、惟心無對、上帝至尊、豈有對邪、　聖質高明、試以臣言默加體驗、將洞然貫天人矣、地不可與天對、夏至亦不可與冬至對、聖人扶陽抑陰、一陽之始生也、

聖人重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若有對則是復亦是訓詁見天心姤見地心也貞下起元在一歲冬至子月為復在一日夜半子時為復在人心靜中養出生生善端也是故聖人之學在求仁而求仁之功在主靜今夫制律者候黃鍾治曆者正日躔皆始于冬至也臣今所見如此昔者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于是之而卒以為非也今臣生四十八年矣尚覬有進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

微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聖人之心、其慎重也如是、矧我　皇上孝子慈孫之心哉、臣不肖又安敢縱言及于禮哉

郊祀論下　　祭天

臣昔嘗論日月不當配天、其言曰、按禮家、謂郊祀天而主日、配以月、釋者以天體廣大、而日著明、故以爲主、是未知上帝臨汝、陟降在茲也、天之神洋洋乎無所不在、聖人終日對越上帝、復立之郊、以萃之、是曰合漠之道、今曰主日、吾未知郊之祭也、大報天乎、報

日乎、配之以月、吾未知主祀者、其天乎、其日乎、蓋因迎長日一言誤而生誤也、日生于東、月生于西、王者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祀有常經、則祀上帝不必配以日月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王者以祖配天、在日月、則無取于斯義矣、既配以祖、又配以日月、在正位、則褻而不嚴、在配位、則混而無別、非所以尊帝而重祖也、臣昔又嘗論百神不當從祀于郊、其言曰、郊之祭也、大報天也、非以索百神也、則祀上帝、不當又祀百神、凡茲百神、載在祀典、已有常經、則祀上帝、不

必又祀百神也、禋祀當極精誠、若敬有所分、豈曰精意以饗、或曰上帝降格、則百神景從、豈可闕百神之祀、王者躬荐于上帝、百神則分遣乎羣臣、曷爲其不可哉、曰、信斯言也、是以上帝爲有象也、方士者流、其言誕漫、謂鈞天上帝所居、而百神各有官府、皆可名言、故叢而祀之、佛氏入中國、其法普同供養、而古禮始淆矣、且郊之日、庶民猶弗命而聽上、矧羣臣乎、今惟主祭者、專一、而羣臣敬有分散、非復上下一體之義矣、臣又論祀天祀上帝不可分、其言曰、按孝經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孝莫大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禮家因謂冬至大報天季秋大饗上帝而未知其非孔子之言也夫上帝天之主宰天以全體言譬則身也上帝以主宰言譬則心也身外豈別有心周禮禋祀昊天上帝今分天與上帝爲二而祭之于義何居古之祀天掃地行事今于明堂曾謂上帝至尊反就人鬼以饗乎周公相成王尊崇文王配天乃嚴祖也非嚴父也謂周公嚴父配天是無君也況配天必以祖以其功

德與天同也如曰嚴父而已矣罔非天胤曷爲豈非哉臣又嘗論五帝之祀非古其言曰大宗伯禋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凡祭祀之聯事皆首言五帝大神大示亦如之是葢文誤否則諸侯去籍後所增也禮家謂東方蒼帝威靈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與昊天上帝爲六夫天天人一理民無二王詎謂天有六帝乎慨自周之末造諸侯僭天子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然猶不敢盡同天王故魯郊祈穀實祀

蒼帝、秦作西畤、實祀白帝、其後增畤以祀黃帝赤帝
青帝、蓋閒諸國僭禮而并祠之、慨然有招八州朝同
列之志矣、是時北方諸侯無僭郊者、故闕黑帝、漢高
曰、是待我也、乃備五帝之祀、諸儒莫知其源流、故議
論紛如也、臣昔所論著云爾、厥後考求　國家典故、
見我　太祖論及太祀甚嚴、必有精意默感者、則戰
慄不敢發口、孔子戒學者毋輕議禮、臣自後不敢輕
言、臣今所言者、亦禮之文也、非本也　皇上所言修
德法　祖、親賢愛民、禮之本也、　皇上則既知之矣

臣復何言。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我皇上篤行之耳。乃若禋祀之義。臣請爲皇上詳言之。古之祀天也。以器則陶匏。以席則藁秸。以牲則特。以位則不壇。掃地而祭。是何心也。誠以昊天罔極。顧萬物莫可報之。故畧吾外心而竭吾內心。是曰精誠之極。非祭時發之也。乃積之于平時也。其心平時。恒曰。天之愛民也甚矣。豈其使吾一人肆于民上。昔者禹也。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吾飲食菲矣。特牲而心安。吾衣服惡

矣陶匏藁秸而心安吾宮室卑矣掃地而心安其或忘不在民厚自奉養也而薄于天心其安乎周公之訓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臣敢稽首以獻

京口紀行　　韓濤

京口擊柝橫絕大江爲長風渡淮自此南北形勢分矣江淮之間厥田膏腴而多遺利若農邑得人富庶可期月而望也兩淮鹽利甚懷患亦彌深今將趨宿弊乎請法行自近始可以裕國而寬民必也爲遠圖

不可不深長思矣甄琛元勰之議要皆未見用禮而有言也淮小于江不啻倍蓰而吞大河豈特智者決其爲患河北有鯀隄而無禹隄後世師鯀而不師禹河患何時而平也漕河新開暫遠河患但今大河勢已趨北決溢而復故道誰能禦之漕河之憂未艾也海運期期冊講上策莫若修舉虞集故事其次法唐宋轉般　國朝設淮徐臨德通五倉尚存遺址而遺意則莫之識矣妙在通融焉耳米之則以次轉輸米此法至妙不如當今何以不行豈司計者未見及此歟賤則隨在處糴貴亦時糴之以爲糴本但使漕運得

人。辟召諸監倉。而久其任。北方復兼糴麥粟倍給于軍。此法之至省至便者也。唐陸宣公嘗行和糴。關中歲增百餘萬。宋蔡京壞綱運。東南遂不能支。其利害昭昭可考也。昔者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今因漕運。而逆河濟及淮三瀆之性。垂及百年。今上英才邁世。赫然將大有爲。天意適于此時變動。自是一機深識天人之際者。莫若勅　上乘此一大機會。作一大處分。漢都關中。文景恭儉。未嘗轉漕。武帝窮奢極慾。歲漕關東六百萬斛。海內虛耗。昭帝恭儉。

一旦盡罷之　上恭儉愛民如倣古制國用之法通計國課歲入若干國費歲出若干立一會計之書課入視　祖宗時孰增孰減費出視　祖宗時孰寡孰多立爲定格一斷以　祖宗舊制復進而考法于先王百年冗費一旦革之萬姓誰不歌舞　聖德漢昭盡罷漕運未足多也京口地固而民悍劉裕嘗用之矣此金陵之東戶也維揚少弱近淮則又强矣此金陵之外捍也彭城山勢雄偉實南北之要衝古之立國者設險必在數百里外呼吸則四鄙皆應觀形勢

之起伏其間强弱自相為牝牡信天造而地設也觀淮而江之上流可想矣因之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